

晉

書

十

蘇子瞻
詩集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御撰

山濤

子簡簡子遐

王戎

從弟衍

衍弟澄

樂廣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鹽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

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
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
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
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
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
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
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
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
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
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
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
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
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
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

順居喪過礼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
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
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
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
徧内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
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
衷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
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
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
白衷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
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
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永掾奉詔喻旨若躰
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
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諧之於帝
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
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濤中立於朝晚值右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
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且夕若有豪末之益豈
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
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瞶不能自
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
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九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
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
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
璠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尚
違在公之義若實沉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璠曰濤以德素爲
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

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
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
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
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足以
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
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
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常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
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
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
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熒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
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
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
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豪毫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
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

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荅羣望豈宜冲讓以自損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万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万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无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南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

祖翊軍校尉父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溥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
車都尉並少疴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
以問於允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已乃表曰臣二子疴病宜絕
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
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
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
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
永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
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
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
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
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
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

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百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
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
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
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
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
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
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
四方寇亂天下分崩主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
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
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久倒載歸苦芋無所知
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
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万率師
赴難次于涅陽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
賊嚴疑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

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交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汴漢譙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窮通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繫其務將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堙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穢養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

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巨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字濬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嚴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素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已襍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

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
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荅曰勝公
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
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
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言爲而不恃非
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
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
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
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
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
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
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
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

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碁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其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揚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外內戎誠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旣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

媚取容屬敗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
官齊王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博士王繇
曰濬冲譎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旣而
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問檄書至問謂戎曰孫秀
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埽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
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
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
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
此求安之計也問謀臣葛旌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
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
慕遽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
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掄鼎司而委事僚寮間
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太官道路相遇
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

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
肓之疾女適裴顧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
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妯李常出貸
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
陰戎後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郊在危難之間親
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邺
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歛
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
顧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縵縵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
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
公酒壚下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
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
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
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

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疾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為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掇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為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眾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為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

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
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
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唯裴頠以爲非著
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
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
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
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
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
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
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宮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
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
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
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
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

尚書令女為敗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主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无忠塞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為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為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為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弥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

通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重牛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大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衍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无官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々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与衛玠齊名荀藩用爲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

不附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行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更散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太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賈孟玖諸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鯨庾敳阮脩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譟縱誕窮歡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鎮南蠻校尉敦為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等略

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覈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澄旣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杜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嚴所獲衆衆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荅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旣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旣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沉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无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内外怨叛澄望實雖捐猶

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弢守江陵澄遷于尋陵尋奔荊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魯瑗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瑗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瑗夷袁遂瑗故吏也託爲瑗報仇遂舉兵遂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母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恒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

請加贈謚詔復澄大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曄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爲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荊州引爲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爲主討逆賊郭勦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脩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歆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捧鉢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搗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歆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今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采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

與杜曾厚曾嘗刀口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為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為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督護繆坦常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而不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眾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為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字彥輔南陽涪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

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
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御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
爲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
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
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
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者
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竒之曰自昔諸賢旣沒常恐微
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
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
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
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
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
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夕閑不復來
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旣飲而

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虵廣意孟中虵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近病頓愈衛玠摠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習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

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譌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擊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構難而廣旣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荅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其尸祿豈台揆之任有

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端夷甫仰教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
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我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
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
彼兇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隙猶有礼也乎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矢
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
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袂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
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暎將聖事乖跼指操情獨往自天其
生者焉昔晏嬰與莊公之尸樂令解駭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懷夫
能立志者也

贊曰立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岷叟知材濬冲居鼎談優務劣夷
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
高天澄澈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

御撰

鄭表

子默 默子球

李胤

盧欽

子淳 弟珽 珽子志

華表

子虞 虞子恒 虞弟嶠

石鑒

溫羨

鄭表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
表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
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表如己子年十七乃還
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為相國掾名重當世表同郡任覽與結交表
以諷奸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為
侯精選賓友表與徐幹俱為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
辟為掾表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
重名表遷尚書郎出為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
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
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
謂表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

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表表在廣平以德化爲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江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表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母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表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表表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表共載曰計將何先表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久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等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表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成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爲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表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衮職之闕今以表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

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表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言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簾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予位並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弈俱爲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

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儉共舉默文帝與表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駟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駟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是時萬令表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繫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爲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旣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呂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農轉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右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母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弃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

施行默寬冲博愛謙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
豎厮養不加声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爲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球自
頓丘太守爲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迁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
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元球弟豫
永嘉末爲尚書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
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
出塞无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娉娶後有鄰居
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国徐邈与之州里以不孝莫大
於无後勸使娶妻旣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礼不堪其憂數年而卒
胤旣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礼自居又以祖不知
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
邃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卒孝廉叅鎮北軍事迁

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中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爲河南尹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傳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覓病无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

簡亮持重稱為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大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具長脩固字万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彦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具長位至太僕卿脩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迁琅邪太守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迁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迁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軺卧車各一乘第二駟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

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賁猛得中疆場先虞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卒必以材稱爲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自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路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内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心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謚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蹕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无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貨產動循禮典妻王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祕書監且不就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

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撫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埽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爲諮議衆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驤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卹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号百万与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北之大勲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罔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顥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罔滅穎遥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荊州有張昌之乱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

平乃廻兵以討又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勲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黃橋曰皆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其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楚今公埽清羣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開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又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謚兄子緄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訖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

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綰二百匹縣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顥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里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驚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顥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顥啓帝復顥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顥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顥顥還長安未至而聞顥斬張方求和於越顥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即還就顥於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顥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黎所虜与次子謚誥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諶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

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琨所虜琨據晉陽留琨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琨琨敗走琨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劉聰所害琨爲司空以琨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琨之從母旣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琨爲別駕匹磾旣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琨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琨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曰其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琨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琨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爲季龍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琨隨閔軍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琨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縻爲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以爲辱琨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琨俱

爲琅司空從事中郎後爲末波佐史沒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並別有傳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卿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辟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大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御同門施行焉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鑒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穴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礼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之

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廩固辭許旨初表有賜客在菑使廩因縣令袁毅
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穀以貨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
言送三奴與廩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廩女廩
不許為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多不可不罪宜重其所親者一人
因指廩當之又緣廩有違忤之咎遂於喪服中免廩官削爵土大鴻臚
何遵奏廩免為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廩所坐
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廩為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為刑罰再加諸
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襲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為重依
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
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廩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
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礼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為上
下正相反也於是有人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
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廩棲遲家巷垂十載教
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總共造睹蘭於

宅側帝嘗出視之間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廩首藉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龍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為公廩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導之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廩孫陶廩距而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謚曰元子混蒼恒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嗣補華令沒於石勒蒼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穎父子並遇害

恒字敬叔則博學以清素為稱尚武帝女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為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死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為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為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

中陷沒時郡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
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主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
不相及況羣從乎即召恒補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爲衛將軍加散
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議
須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柴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
驃騎將軍主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蒸
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預祭如不祭況宗伯
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爲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
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主敦表轉恒爲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
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
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
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恒爲州大中
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執多所殺害見恒
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

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礼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礼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迁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謚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弥篤死之日家无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字季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為大將軍辟為掾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内侯迁太子中庶子出為安平太守評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国子博士迁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躬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覓抃舞臣等愚戆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无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畜養精神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元康初封宣曰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迁

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祕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礼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迂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爲東宮傳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雩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脩蠶宮之礼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謚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荀勗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

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三十餘卷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為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為虜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由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異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尉稍加特進迁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

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鑒有詔令會遂以爲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敗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太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率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爲掾迁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累迁尚書及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爲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

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
事主見存而得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
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
預禮非所在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計
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
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大陵縣公
邑千八百戶出爲異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異
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爲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爲中
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
徒論者僉謂爲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祗字
敬齊太傳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
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
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傳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

斯惜其參臧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退
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為
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鑒以公亮升溫羨以明
寤顯屬于危乱不墮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駿纘克宣溫聲載穆
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

列傳第十五

晉書四十五

御撰

劉毅 子暉程衛

和嶠

武陔

任愷

崔洪

郭弈

侯史光

何攀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父階丞相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藏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詔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大鼯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大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爲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悌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驎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已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爲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爲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

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
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爲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尉糾正豪右京師
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
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傳以下詔
赦之然後得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
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
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
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
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荅文
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
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无言
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
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
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

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祭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无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脩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卽劉漢等議以爲龍躰旣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晋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已公无考校之責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方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

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駢者寘置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无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門下品无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

於中人者哉若殊不脩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訪
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
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
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三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
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
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雞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
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軀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
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
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无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
為格坐成其私君子无小人之怨官政无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
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
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
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
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

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无已禁絕則侵枉无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從橫无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昭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礼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无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既无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

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擊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為茲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

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荅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爲清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舉安孫尹表曰礼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寮惣攝機要舒所

統弊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机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充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卿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

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
義主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巨州人士所
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
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
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
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
評議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
康六年卒武帝撫机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
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官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
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
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
謚法主於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
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
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莖舊

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
推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坐議之多同宮議
奏寢不報二子瞰總

瞰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
瞰與諸博士坐議迂直武帝大怒收瞰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初瞰
父毅疾馮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官日隆瞰慨然曰使
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
輿獄辭連瞰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瞰更相
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瞰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
司不能上佐天日調和陰陽下遂万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
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邴吉不問
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旣興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
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
爵土諸聞瞰此奏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舉率百人自衛而

不救火。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噉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阼，噉爲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直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秦免、武陵王澹及何綏、劉坦、溫、畿、李、暄等，長沙王乂討齊王冏，噉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乂死，坐免頃之，復爲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噉守洛陽河間。王顥遣使鳩羊皇后，噉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顥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噉。噉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噉爲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噉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噉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勲復封爵，加光祿大夫。噉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

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稜爲越所信而輕噉噉每欲
繩之稜以爲怨時劉聰王弥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噉與弥鄉親
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噉右長史傅宣明噉不然噉聞之未至墓而反
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曜寇京師以噉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
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噉久居監司又爲衆情所歸乃以爲右
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
噉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噉爲司隸加侍中噉五爲司隸允協物情故
也王弥入洛百官殲焉弥以噉鄉里宿望故免於難噉因說弥曰今英
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已來何攻不
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師且將軍可
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
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弥以爲然使噉于青州與曹疑
謀且徵之噉至東阿爲石勒遊騎所獲見弥與疑書而大怒乃殺之噉
有二子佑白佑爲太傅屬曰太子舍人白果列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

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賊弟爲劫取財物殺白而去總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候

程衛者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爲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爲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歷安定頓丘太守所莅著績卒於官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道魏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

鄙勛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叅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荅後與荀顗勛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旣奉詔而還顗勛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爲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謚曰簡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

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奔于苟晞疾卒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沉敏有量重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掇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資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小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爲大將軍引爲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其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陔各稱其所長以爲羣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爲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卒於位謚曰定子輔嗣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陔爲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年少於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

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爲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逆黨遂見害茂清正
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
光祿勳

任愷字元衰樂安博昌人也父吳魏太常愷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累
遷中書侍郎負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爲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
之幹萬機小大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爲已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
諮焉泰始初鄭沖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大
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於諸公詔以當世大政衆議得失愷惡
賈充之爲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
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
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
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
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
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旣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使

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旣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爲充謀曰愷惣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以愷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旣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觀轉希充與荀勗馬紆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旣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明愷爲人通敏有智局舉爲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並忠公士也知愷爲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旣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

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為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受舒雖以弘量寬簡為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无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崔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業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俟微善不得稱無倫輩顯為

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鵠在北爲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无私謁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瑠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尔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爲大司農卒官子郤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郭弈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

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爲

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弈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爲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反於蜀荀勗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勗爲文帝掾弈啓

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宮以弈及鄭默並為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弈有寡姊隨其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弈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弈用為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弈為知人太康中徵為尚書弈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弈表駿少盟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弈疾病詔賜錢二十万日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弈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曰簡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夏舉孝廉州辟別駕咸熙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中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爽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

晉列傳十五
公其以光爲御史中丞雖屈其刻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平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薨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古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爲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爲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王濬爲益州辟爲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等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祐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善之詔攀叅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而王渾恚於後機將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爲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疑獄沖始歎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爲非乃与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

崇傳帝不納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匹弟逢平鄉侯兄子達關中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已遷朔軍校尉頃之出為東羌校尉徵為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下粹勸攀莅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倫終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十八攀居心平允莅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子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閭又健為費立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攀雖居顯職家其貧素無妄勝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為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北闕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之志崔洪愛卻詵

晉書卷之五
之道長升勸王弥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塞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楊元寔誚賈
和氏條暢堪施大廈崔門不調聲飛朝野侯史武陔輔佐之才何攀平
允冤濫多廻

列傳第十五

晉書四十五



列傳第十六

晉書四十六

御撰

劉頌

李重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
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父觀平
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
爲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
是除名武帝踐祚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中書侍郎咸
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
守廷尉時尚書令史彪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无罪寅遂得
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
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
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
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
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

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
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
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
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
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
不總棄於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
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
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无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
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
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
故變豐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
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主以
鎮抚之使内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
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

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无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叅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无諱之朝雖當抗疏陳辭記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无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爲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祚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畧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

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鉞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脩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於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旣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无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

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无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无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内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无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

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疆弱不適制度
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疆盛
昔呂氏作乱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主捍之卒弭
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
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
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
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
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
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
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
勲之籍及陛下盛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
長世於无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乱而王制人君立
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
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

聞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國之无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无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悉令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无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无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无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无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

歷載朝无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
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
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
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无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
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
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无窮上下一心愛國如
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
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
郡縣无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父
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
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
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
穀帛之資无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
後雖王之子孫无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踈轉

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遯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王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

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竝遠者暨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僅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脣嗣必繼是无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无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无固國下无固國天子居上勢孤无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无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无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无滅又班固稱諸侯夫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萬乘之

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專局又无考課吏不竭節故无高能无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无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无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旣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旣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

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旣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无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

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羣司偏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於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

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
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下之所失
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
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
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用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
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无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
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
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
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
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
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
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
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傾勢
而頻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

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爲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全舉小過清議益積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兇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

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邊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息放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縱復不得恣然爲之苟盡其理可盡三分之二更役

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旣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菜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興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

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宮署凡諸作役務爲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廻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勲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无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叅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

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廷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久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竝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頌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子鵠爲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督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頌弟彪字仲雅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參安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歷黃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

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
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竝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
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
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无常
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
九品旣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
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
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
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
故寄隲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
竭聖智猶不足以瞻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旣行即人思反本修之
於鄉譁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
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
賣田宅中書啟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

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分司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八年已已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令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旣減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旣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

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贖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醉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叅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叅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已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

道出處語默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實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沉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蘊韜道藝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遜逸之節行成名立擢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詔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旣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无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與李穀同爲吏部郎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穀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穀字茂彥舊史闕其行事于時内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

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冲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冲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冲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數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音不能從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嶷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无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慚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耆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狙醢頌以

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言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疊疊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過无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列傳第十六

晉書四十六

列傳第十七

晉書四十七

御撰

傅玄

子咸 咸從父弟祗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韓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訴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叅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鶡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于上清議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元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元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于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

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礼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元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况積日乎典謨曰无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礼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于朝國无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材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无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于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

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于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于農矣王人賜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无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旣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叅倍于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无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于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于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

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于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今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于此未常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苟有言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况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鼂秦母和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无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

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无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无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飢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懼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而无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无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興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于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謂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謂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无時得徧

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于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无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于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无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克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

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于

設喪位舊制

司隸于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更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于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玄少時避難于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傳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于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況況與玄書曰省足

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論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于徃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穎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元能云補伏用慙慙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

郡縣更多空校牙門无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于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用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无緣不置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无敢

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于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于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于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于公諒闇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顙顙戴仰宸極聽于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慳欵言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

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
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未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
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
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
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
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
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爲
忠益而當見疾乎居无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
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
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
在諒闇聽于冢宰而楊駿无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
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
旨耳至于論功當歸美于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

悅故論功寧厚以敘其歡心此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安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无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无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于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于羣吠遂至巨聽也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况于殿下而

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歎摩天子逆鱗
自知所陳誠願願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
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怒亮
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會景寅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
書曰臣咸以爲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
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八陋疇咨无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
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旣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
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无所偏耳旣使通塞无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
責責之苟深无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
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无須限法
之有限其于致遠无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責臣聞刑懲小人
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
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
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无

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无耻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无兄弟喪祭无主重自陳乞乃使于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曰臣旣駑弱不勝重任如在哀疚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旣徃終然无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礼教義无覩然虚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墮越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于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旣无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内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

肅然貴戚懾伏咸以聖人久于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礼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于无定吏卒疲于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于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爲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鬪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于禁防旣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旣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

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
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維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
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勅云
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
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
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聞塞既所
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
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
其于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
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
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
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
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數
晞纂長子數嗣

數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叅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爲上虞令甚有政績卒于司徒西曹屬

祇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祇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匱導從其後諸卿大夫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沉菜堰至今兗豫无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祇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祇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

既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壻也爲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祇證楷无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祇復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如罰詔又赦之祇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勲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雋爲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祇以聞奏稽留免官暮年遷光祿勲復以公事免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爲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傳公在事吾屬无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

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主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
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于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
公主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祇爲少
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
東海王越輔政祇旣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
達國体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
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荀晞表請遷都
使祇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
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
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
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厲其二子宣
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祇著文章較論十餘萬言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
爲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爲秘書丞驃

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爲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即位轉吏部郎又爲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无子以暢子冲爲嗣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秘書丞尋没于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讚叙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傳玄休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于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傳祗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贊曰鷄觚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剛簡无虧風尚
子莊才識爰膺褒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列傳第十七

晉書四十七

列傳第十八

晉書四十八

御撰

向雄

段灼

閻續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佯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于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旣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无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于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

進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内于臣
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
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爲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爲
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内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
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
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爲護軍將軍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
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内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
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叛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
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
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冒死言艾所以不反
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于農吏之中顯之于宰府之職處
内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
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于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

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
莫賢于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
後士卒破膽將吏无氣倉庫空虚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
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
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
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无堅敵
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
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
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
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遠
常料有合古意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吞天下之心恐
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
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无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
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

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无一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于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无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无所恨赦冤魂于九泉收信義于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圉圍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咏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

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咏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于其國繕脩兵馬廣布恩信必抚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姓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彊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搖于今之宜諸侯彊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无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

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于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在于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于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无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无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于甘餌勇夫死于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振于秦庭吳刀耀于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无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无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

地恩厚于臣足矣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庭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于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无復施于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无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倭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成卒叟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于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

顧謂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
叙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
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約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
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
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
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
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
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
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于
廢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
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
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
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
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

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京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于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无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闚關逋逃之所聚也而无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于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悽悽亦竊願居安思危无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无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无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

哉臣无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于有犯无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无使天下以言者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官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息頴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于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謬謬盡規之臣无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无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于鳴條商辛梟

于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无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于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于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乱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乱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礼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于西戎致五羖于宛市取丕豹于晉卿迎蹇叔于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爲彊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悞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

大呼而天下響應于是趙高逆亂閭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爲王孤危无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爲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于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无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爲晝被文繡比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爲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魚者獮也爲藪驅雀者鷗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之劍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无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无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

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于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以爲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无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脩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爲後世之戒何益于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爲亂臣賊子无道之甚者莫過于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異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

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于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旣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于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无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无津涯于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堅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无忌怙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

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
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无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
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繫吳起貪官母死不歸
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
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
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于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
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罷熊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荆蠻者
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
今臺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
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簞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
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况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无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
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
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无放馬之羣桃林

晉書卷八十八
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惟益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况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有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于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于今國家大計使異姓无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

弱于雲夢尚未爲亡其弓也其于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无尺土之地况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勲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无不由兵而无故多樹兵本廣開乱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礼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况夫魏魏大晉方將登泰山禪梁父刻石書勲垂示无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續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圖爲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

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續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无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續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續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續才堪佐著薦于秘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顥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于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賔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无沒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

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礼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襲遂王陽能以道訓友无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遂遠郊始當悔過无所復及昔戾太子无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邇无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于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傳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于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

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于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競競慎罰事父以孝父没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于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傳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无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于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虚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无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无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慙慙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續獨抚

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謚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由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无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于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无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既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旣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郅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

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于忠无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于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遽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吕后臨朝肆意无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吕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无缘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无侍從者後聞頗有于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懼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

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于郅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興廢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爲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于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于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續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傳東宮保其安危至于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師傳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无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于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于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

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卧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于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于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笞獄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全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于情得盡五日一朝于敬既簡于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无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續又陳全迎太子神樞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无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

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无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于先帝以爲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淑郭斌則于刑爲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无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閭兒作此爲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徃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徽等皆謐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爲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旣葬續以車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宜還續

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于官時年五十九續五子皆開朗有才力
長子亨爲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
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爲晞所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慘夷懾淫嬖之凶忍
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閭閻伯官旣微于侍郎位不
登于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侍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
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終哭
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
勃追論新息爨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道旣相侔名亦俱泰續伯區區輿棺陳墓偪
茲淫嬖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列傳第十八

晉書四十八